

楚

辭

集

解

楚辭集解九歌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歌

瑗按九歌之神皆當時楚之所祭者也然亦有當祭者有不當祭者當祭而祭者分也不當祭而祭者僭也春秋戰國諸侯之通弊也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此題目漫寫已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固無暇論其僭與不僭也後世詩人作樂府者莫盛於李白說者譏其漫寫已

意多不合木題之旨今觀屈子九歌之作蓋亦有然者或道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已之意興然卽此而歌舞之亦可以樂神而侑觴矣奚必規規題目之是拘哉故千載而下得詩之趣者惟屈子得騷之趣者惟李白而已矣他人蓋不知也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爲者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爲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

不可以爲無意也亦不可以爲有意也昔人謂
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
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
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或曰子之言是矣然
九章之篇數皆合於九而茲九歌乃十有一篇
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亂辭也大司命少
司命固可謂之一篇如禹湯文武謂之三王而
文武固可爲一人也東皇太一也雲中君也湘
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東君也河伯也山鬼
也國殤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命可爲一篇則

二湘獨不可爲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蓋其體相同猶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無小猶文武父可以蕪子固得謂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敵體者也而又有男女陰陽之別豈可謂之一篇乎若如此說則河伯亦二湘之類國殤亦山鬼之類也其不然也審矣篇數雖十一而其實爲九也較然矣又何疑乎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者天之尊神也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又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
一之居也瑗按二說所云則太一之神爲
最貴余嘗求其義而不得也列子曰太一
者數之始也則所謂太一猶太極云耳兩
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於太極十百千萬
推衍無窮皆始於太一太一者其造化之
權輿乎故爲天神之至尊至貴也又曰東
皇太一者古人以東爲上故篇內稱上皇
天地之氣始於東天地之數始於一旣曰

東皇又曰太一言之重詞之復侈極徽號以贊其天神之至尊至貴者也舊說以爲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非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吉良者凶惡之反皆言善也日謂甲乙丙丁之屬統舉一日而言也辰謂子丑寅卯之屬專指一時而言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猶言上帝卽謂東皇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卽爲上也

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一也此言將脩祭祀之典禮則必遴選吉日良時

而肅敬以樂上皇之神不敢苟且以從事也下文皆叙敬樂上皇之事然欣欣樂康一句又言上皇之歆樂而餘皆爲脩祭之敬也

撫長劔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撫循也珥劔鐔也玉珥謂以玉爲之也璆璆然也鏘鏘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爲佩者也劔所以備武事佩所以昭文德也席謂神位所坐茵褥之類曰瑤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瑤而飾之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者也玉瑱

謂以玉爲之湘夫人篇曰白玉兮爲鎮是也盍何也把持也芳泛言香草也瓊芳謂芳草之枝可貴如瓊玉者亦美詞也王逸卽以爲瓊玉之枝容更詳之言神之手中果何所持乎乃瓊芳也故設爲問答之詞耳此言敬樂上皇以劔佩坐持之美蓋劔乃懸之於腰者也佩乃垂之左右者也席乃身之所坐者也芳乃手之所持者也備言其神被服之美耳逸註乃以劔佩瓊芳爲巫所用之物而席解又不明白朱子以劔佩爲主祭者之用瓊芳爲巫之用獨以席爲神之用俱非是也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
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肴骨體也蒸者奉而進之也國語燕有斂蒸是也
藉薦也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此乃參錯文法本謂
進獻斂饌之物而以蕙蘭香草而藉之也奠者進
而置之也桂酒切桂以投於酒中也漿者周禮四
飲之一椒漿投椒以漬於漿中也四者皆取氣味
之芬芳以享神也揚舉也枹與桴同鼓槌也拊擊
也鼓革屬樂之器也禮記曰會守拊鼓疏者通而
不滯也如朱絃而疏越之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

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如樂記所言上如抗下如墜之類是也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澁之患者也舊說以緩節爲舞非是陳列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亦皆樂器記曰鍾磬竽瑟以和之是也浩倡猶言洪大也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獨言竽瑟者畧舉以見其餘耳或獨以竽瑟爲言恐二器不足以當浩倡之義也此言敬樂上皇以飲食聲音之美然進奠之後而鼓作鼓作而歌發歌

發而樂奏亦言之序也。瑗按歌韻所協未詳。或三句爲韻。或有脫文。不可考矣。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紛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靈謂上皇也。偃蹇美好。衆盛貌。滿盈也。堂上皇之祠堂也。言上皇之被服鮮豔充盛於滿堂也。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亦盛貌。繁衆也會聚也。言錯雜也。指上聲音飲食之類而言。獨曰五音者。省文耳。猶遠遊篇極叙妃女歌樂鳥獸等類。而獨以音樂博衍句承之。舉一以見其餘也。君亦謂上皇也。

皇言其美大靈言其威神君言其爲民之主相備而互言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樂康謂神心之樂而且安也此總結上二章言敬樂上皇以極盛之禮樂而上皇亦欣欣然來格來享以安樂之也前曰敬愉者言人欲樂乎神之心也此曰樂康者言神心樂乎人之敬也神心之悅禮樂之盛也禮樂之盛誠敬之著也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斯之謂歟瑗按此篇雖不過八十七字其文頗短然亦自有條理法度有起結次第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來享也或曰靈偃

蹇至滿堂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焉飾神以
被服次而請神以登位次而進饌次而奏樂終焉
而神享其說亦通又按此乃祭天之禮楚國之典
也非民間之俗也舊說以爲楚俗信鬼而好祀失
之遠矣如後祭雲祭日祭山河國殤之類豈可謂
民間之俗乎或曰祭天者天子之事也楚王安得
而祭之曰舞八佾以雍徹旅泰山其僭亂之事已
紛紛於春秋之際矣其所從來也久矣又况戰國
之世乎屈子此篇亦但言其享神以誠敬之道而
無暇於他及也又王逸皆以爲屈子言已將脩祭

祀以宴樂天神非是後諸篇倣此

雲中君

瑗按前漢書郊祀志上亦有雲中君蓋昉於此服虔曰雲中君謂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屏翳詳見離騷蒙引求處妃章下茲不贅然此題亦撮篇中語以爲名者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彩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旣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翔遊兮周章

浴澡身也蘭香草名湯沸水也浴蘭湯謂以香草

煎湯而澡其身也沐浴髮而齧面也不言湯者承上文也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示上蘭草而言亦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本謂以芳蘭香草之湯而沐浴也華彩言其色之豔麗也若如也英泛言草木之花也其色之豔麗者莫如草木之花故以之比神之衣也浴蘭沐芳言神尊體之香潔華彩若英言神盛服之鮮明也蓋古之祠神既有官堂供祀之處所則必有雕塑之神像以爲之尸故將祭之時而奉其尸以洗飾之也朱子註招魂曰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祀之也由東皇言
撫劔佩玉及此沐浴衣飾之事觀之則諸神皆有
所設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爲者明矣舊說俱以
爲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謬靈卽謂雲神也上指其
所設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舊說以靈
爲巫亦謬連蜷晉連纒纒之意連蜷旣晉此句言
神降下之久也不言始降者旣曰旣晉則旣降可
知矣爛燦然貌昭昭猶明明輝光之至也未央猶
言無涯也此句言雲光之明而盛也寢發語詞一
曰難詞謂神之晉連之久而難於去也亦通愴安

也宮者供神之處也曰壽宮者祝贊之美詞也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此句言神既留之安也齊同也光明也此句言雲光之盛而久也尚書大傳卿云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蓋以類相從也此上四句相錯成章若順言之本謂靈連蜷兮既留蹇將憺兮壽宮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也龍駕以龍引車也蓋雲本從龍龍本乘雲而此又曰雲駕乎龍者語各有所重也帝上帝也帝服言雲中君之服可擬天帝如上云華彩若英是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蓋服莫盛於

天帝故擬之以極狀其盛也聊且也翱翔謂翱翔而浮游也周章猶周流也皆徘徊遊戲之意此二句又總承上數句而本其始來之意言雲中君駕龍車服帝服而聊爾降下安晉遊戲於此也此段蓋迎神之曲故極其誇美之詞欣幸之意也舊說與分章俱非是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慄慄

靈亦謂雲神也皇皇猶煌煌言雲神來下煌煌而光明之盛也此又承上章本其初來而言以見其

將去也上章言其來乃先言既留而後言翱翔此章言其去乃先言既降而後言遠舉此固立言之法而亦相備互見也焱去疾貌遠舉猶言高飛也雲中猶言天際以見其焱舉之高遠也此篇祀雲而言雲中者蓋又借雲以喻其高遠也如東君篇祀日而又言靈之來兮蔽日可見古人作文不拘拘避諱如後世犯者至於太露而甚者又如隱語也舊說雲中者雲神之所居者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亦通此二句言其神來之盛而去之速也覽望而見之也言雲神之覽冀州猶言中州淮南子

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是也蓋楚在極南而冀在極北楚指中州爲冀州要其面之所極而言之也有餘謂所望之遠不止於冀州也此句言雲光輝照臨之遠也橫猶充也放也焉安也窮極也橫布四海無有窮極言雲形勢彌漫之盛也覽冀州句專而直言之也橫四海句統而橫言之也二句承遠舉雲中而言思者言人思之也夫君亦謂雲神也夫音扶夫君猶言此君如論語非夫人之慟下誰慟之夫字舊引記曰夫夫也亦通勞心猶言苦心謂相思之苦也慟慟心動貌勞心慟慟以見思之

之極也此段蓋送神之曲故極其高遠之詞思慕
之意也此篇上章首二句蓋卽其所設之像而贊
其體服之盛靈連蜷以下六句蓋迎其來靈皇皇
以下六句蓋送其去相對看以神而言也舊說此
篇言神旣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旣去而思之不
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夫屈子忠君愛國
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
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或
曰然則豈漫然之作而絕無所寓乎曰非也屈原
之作固爲後世樂府之類蓋亦篤已之意而有所

寄興焉者也如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數語亦不爲無意思回風篇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此篇解作比已志節之高遠亦可也奚必慕若云乎哉然篇中用字亦頗竊雲字之意而用之若荀卿子雲賦之作其昉於此乎讀者可并觀之

湘君

此篇蓋託爲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詞後篇又託爲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此篇曰吾曰余者湘君自謂也曰君曰夫君曰女曰下女者

皆謂湘夫人也後篇曰予曰余者湘夫人自
謂也曰帝子曰公子曰佳人曰遠者皆謂湘
君也湘君則捐玦遺佩而采杜若以遺夫人
夫人則捐袂遺襟而搴杜若以遺湘君蓋男
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愛慕
之意耳二篇爲彼此贈答之詞無疑然湘君
者蓋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卽湘君之夫
人俱無所指其人也或以爲堯之二女死於
湘有神竒相配焉湘君謂竒相也湘夫人謂
二女也或以爲湘君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稱君湘夫人謂堯之次女女英爲舜
次妃自宜降稱夫人或以爲天帝之二女俱
非是也瓊按韓愈黃陵廟碑文於娥皇女英
事亦終疑之而不信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
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據此則二妃從舜
死於江湘之說可不必信矣諸家不稽之言
又何足取哉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
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
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者湘君指湘夫人也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離
彼處而言不來自至此處而言耳夷猶不行貌蹇
兄雲中君誰者不知其何人之詞也留謂淹留於
彼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二句反覆而
言其意一也蓋謂湘夫人夷猶不行而來此果爲
誰人而淹留於彼處乎留者湘夫人自留也非謂
他人而挽留湘夫人也美美好也要精練之意眇
微細之意要眇猶言精微也宜脩謂脩飾得宜也
皆贊湘夫人容飾之麗此所以因其不來而起已
慨慕之情也沛水流迅疾貌吾湘君自吾也桂舟

以桂爲舟也令亦使也沅湘二水名無波無風波
之險也江卽指上沅湘也安流無波則流安也二
句亦反覆而言其意一也湘君言已乘舟沛然而
行當使沅湘之江水無波而安流往迎湘夫人也
蓋因其不行而往迎之也夫君亦謂湘夫人也參
差洞簫也誰思者故爲問詰之詞以見其思湘夫
人而非他人之思也二句乃倒文本謂吾之吹簫
果誰思乎蓋因望湘夫人而不來故吹簫以思之
也瓊按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因致其贊
美之詞以見已慨慕之意之所在也次三句言已

乘舟以往迎未二句言已吹簫而相思夫因其不行而往迎而望望而思非湘夫人要眇宜脩之美不足以動湘君之若是也

駕飛龍兮北征適道路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菰橈兮蘭旌望涔湯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駕龍謂以龍翼舟欲其速也北征謂又復前進而往迎之也適轉也道路也洞庭太湖名也在楚之長沙巴陵非吳姑蘇之洞庭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者也柏檣以爲榑榭屋壁之稱恐

未是當是櫂楫之類也綢束縛也謂其柏旣以辟
荔繚繞而復以蕙草縛束之欲其固也蓀香草名
橈船楫也今謂之櫂又謂之桅蓋以蓀草而縛橈
也旌旗屬懸之於橈者也蘭旌謂以蘭草而飾旌
也或曰蘭謂木蘭蓋以木蘭爲旌干也沔地名其
南曰陽水經云沔水出漢中入沔陽今澧州有沔
陽浦或舊有此名或後人因屈子所言而名之不
可考也極遠也浦亦洲渚之別名此蓋言登高而
遠望也橫謂舟橫之也大江卽今之揚子江非前
沅湘之江也此蓋出洞庭而南渡大江也揚靈者

揚其光靈謂舒發意氣也凡歌笑慨嘆之意皆是
蓋望湘夫人而不來故揚靈以自慰也未極猶未
已也女卽後所言下女也或曰謂下女之能爲媒
者嬋媛美女嬌態貌爲余太息蓋下女見已慕望
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嗟嘆之也橫流涕謂流涕涌
溢而出也橫字去聲讀或曰人目橫生故曰橫流
涕也橫字平聲讀潺湲涕淚之流如水也隱痛也
君亦謂湘夫人也排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排
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此章卽前沛
吾乘以下五句之意皆承篇首三句而來而情詞

稍加剗切耳駕飛龍過洞庭出大江益進道而候之以見其迎之遠也上涔陽覽極浦益登高而眺之以見其望之至也至於流涕潺湲隱思徘徊則慨慕益深悲感益甚而無暇吹簫矣其思之也又何如其切也哉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櫂者篙槳之屬今謂之棹舊以爲楫者非是桂櫂以桂木爲之也枻船旁板也鼓櫂則恐其損船故以枻護之前言橈則曰旌此言櫂則曰枻亦各從

其類也蘭柅謂以木蘭而爲柅也斲斫也冰者隆冬盛寒而水爲之者也積雪謂冰斲紛屑如積雪也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冰字皆承斲字言亦通二句言乘舟舉擢鼓柅斫冰而進不避辛苦往迎湘夫人也此蓋實紀其時非比興也薜荔綠木而生而乃採之水中芙蓉冒水而生而乃寒之木末則求之決無所得以比湘夫人之心不同恩不甚而已雖迎之終不來也心不同而媒勞者初議婚而未成也恩不甚而輕絕者議將成而終棄也二句直以夫婦婚禮言之非比體也舊以末句爲結

友而言非是此章詞旨明白不煩解說舊註惟不知其爲湘君以求湘夫人之意故說多纏繞然此卽前二章之旨與沛吾乘以下五句相應但斲冰積雪而比無波安流之迎其事益苦其志益堅其求益急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水流沙上曰瀨亦謂之灘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淺淺水淺流疾貌飛龍卽前駕飛龍之飛龍不曰駕者承上章省文也翩翩用力難進貌灘瀨乃水

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
翩翩用力而難進則石灘之險又可知矣此蓋實
紀湘君往迎湘夫人不避道路之艱舊以爲興體
非也曰交日期凡五倫皆可以言之不獨可施之
朋友也交不忠期不信者亦謂婚旣成而中變者
耳所以賈湘夫人也怨長者湘君之怨夫人也告
余以不閒者湘夫人託故以辭湘君也此卽上章
之意而申言之而情詞稍加剴切耳與駕飛龍章
相應但石瀨淺淺而比洞庭大江之迎其事愈艱
其志愈銳其求愈周矣瓊樓沛吾乘以下至此皆

承篇首三句而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其美可
愛故已往迎之也沛吾乘至阨側叙已往迎不來
而因致思望之詞桂櫂至不閒叙已往迎不來而
因致怨恨之詞後二章情詞又深切於前二章然
雖有淺深輕重之意而大旨皆因湘夫人淹留不
行親身命駕以往迎往迎雖遠險阻備嘗而終不
來之意也

朝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
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也騁直馳也驚亂馳也江臯猶言江岸也夕
夜也弭止也節旌節也渚小洲也前言北征此言
北渚當時必有所指也蓋因北征以迎湘夫人而
不見其來遂弭北渚以候之其騁驚江臯叙其始
來耳非謂騁驚還歸而遂已也鳥次二句蓋卽北
渚所見之景而賦之而比與之意亦在其中猶言
徘徊北渚之上祇見鳥飛止乎屋上而已矣水旋
繞乎堂下而已矣而湘夫人則不見其來也其思
望之意不言可知矣捐遺皆棄也玦如環而有缺
玉佩也佩雜佩也澧水名或曰二句互文總謂捐

遺玉佩於澧江之浦中然以後篇袂襍照之則玦佩亦當有別也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香草名遺貽同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蓋託侍女以指湘夫人也逍遙容與皆從容遊戲之貌此章總承上四章而言已迎湘夫人之不來遂弭節北渚之間而復捐玦遺佩并採杜若以貽下女而轉致之於湘夫人以達已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貽其及時行樂之言也瓊按此篇極有規模條理次第法度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沛吾乘以下至不閒皆言已往迎湘夫人之事朝騁騫至末言因

迎之不來而致殷勤之意蓋欲其行而來也

湘夫人

此篇乃湘夫人答湘君之詞大意已見前篇不復再贅但結尾一章文體相類而所贈之物有異有同蓋玦與佩乃男子之所有事者也袂與襟乃女子之所被服者也各隨其所

有而贈之此其所以異也至若杜若之香草乃洲中之所生而湘君湘夫人皆爲湘江之神故彼此俱有而所贈之同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楚辭所用物各自有旨不可一概以香

草言之二湘相贈同用杜若杜若之爲物令人
人不忘舉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此又一
說讀者亦宜知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
蘋中習何爲兮木上

帝子湘夫人指湘君也降下來也前篇湘君言弭
節北渚故此言帝子降于北渚亦相應也目猶視
也眇眇猶杳杳也予湘夫人自謂也二句湘夫人
言湘君降于北渚以迎已而已視之杳杳然遠莫

能見故中心愁悶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脫落矣蓋記其時也前言斫冰積雪此言嫋嫋秋風自冬至秋歲一週矣其思望愁苦之情當何如耶蘋草名芳於秋者也蓋生於洲渚之上故曰登白蘋也騁望縱目而遠望也佳期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此湘夫人言已與湘君曾約以佳期而爲夕張之歡也此追思之詞由此觀之則前湘君責之以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非湘夫人之本意也不得已也萃集也蘋草名

生於水中者也罾魚網也鳥宜集於木上罾宜施於水中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爲已與湘君佳期乖違不得相會之比也首二句言湘君降於北渚以迎已而已不得往見以愁也嫋嫋以下六句蓋叙已感時恨別之情承上二句而來者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

公子亦指湘君也但思之於心而未敢言之於口湘夫人可爲得女子性情之正而不淫矣不能不

思者發於情也而又未敢言者止乎禮義也朱子
曰此興體也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
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焉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
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
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恍惚猶渺
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卽前目眇眇之意觀猶
見也潺湲水流貌言遠望公子於北渚之間而恍
惚不睹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麋獸名水齋水之
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
在水齋亦爲已與湘君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

上六句卽前嬋嬋六句之意而申言之耳前先言望而後言思此先言思而後言望反覆而言其意一也皆承篇首二句而來溼亦水涯也帝子在北渚而此言西溼者蓋從西而轉道於北渚也此二句乃湘夫人思慕之餘欲水陸並進往從湘君之迎下章所謂將騰駕兮偕逝是也此二句乃起下章之意此篇多有意斷而韻不斷者故分章最難或曰朝馳江臯夕濟西溼亦湘夫人叙已始來於西之意帝子在北渚而已在西溼此其所以不相值而相違彼此思慕之情不容已也亦通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
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
楮兮葍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櫜兮旣張白玉兮爲
鎮䟽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
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
雲

佳人亦謂湘君也湘君而亦謂之佳人者佳者贊
美之通稱如言佳士佳賓不獨美女可以謂之佳
人也召予湘夫人謂湘君而召已也騰駕欲赴之
速也上章朝馳夕濟是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

已之使者俱往也一曰言與湘君俱往居於水中也亦通築室水中者二湘俱水神也葺者集也補綴之意蓋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蓋之也紫紫貝也壇中庭也一曰臺榭之類謂以蓀飾壁以貝砌壇也播布也謂布椒於堂之階陞使芳香也成一作盈謂播種芳椒盈滿堂前也棟屋脊上橫梁也蘭木蘭檫椽頭之橫板也今俗亦謂之檫簷謂以桂木爲梁而以木蘭爲檫也辛夷木名楣門戶上小橫梁也今俗謂之門枋葯香草名謂以辛夷爲楣而以葯飾房也罔網同結也罩也在

旁曰帷帳幄之屬也擗劈同析也檟菴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薜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束檟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復以白玉爲鎮而墜之四陲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或曰薜荔蔓延於木有帷之象故取義焉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草生於石上故曰石蘭芳香也謂蒔蘭草於堂室之間使芳香也繚束縛也謂以荷蓋屋而以芷葺之又以杜衡繚之欲其堅固也前曰荷蓋此曰荷屋互文以見意也合者會叙之意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者亦在其中矣實庭充物於庭中也建

植立之意馨芳之遠聞者芳馨承上百草而言廡
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廊屋門所以升堂入室而必
由者卽大門是也二句又總結上文而泛言之築
室以下十四句言湘君築水中之室其美麗芳潔
如此而將召已以居之此已之所以騰駕而偕逝
也其所言貝玉衆芳大約多水中之物雖不盡然
然讀者固不可拘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其曰室曰
壇曰堂曰棟曰楹曰楣曰房曰帷曰櫺曰鎮曰屋
曰庭曰廡門又巨細備言而參錯互見也九疑謂
九疑山之神也非指舜也續盛貌並迎謂湘君旣

築室而使九疑之神而來迎已也靈亦指湘君也
一曰卽指九疑之神亦通如雲言其盛如雲也上
言聞湘君而召已此二句實言湘君而來迎已文
勢亦相應也此承上章言已之所以朝馳夕濟欲
去之速者蓋因湘君降於北渚候已之久今聞其
召我故騰駕欲赴之速如此也築室迎已之事其
意已在召予之內不過申而推言之耳觀湘夫人
思望之切赴召之速俱不減於湘君思望迎已之
意其情可知矣然湘君屢以心不同而恩不甚交
不忠而期不信以責之蓋怨望之至故爲此憾之

之詞耳彼此之言各得其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綢繆繾綣之情藹然於言外非屈子不足以及此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也襟襟襦也汀洲渚之別名也遠者託從者而言亦謂湘君也湘君遠來迎已而在中途故曰遠者猶今人相稱曰從者侍者之意也驟猶頻也前言再得此言驟得意同而小異湘君捐玦遺佩而采杜若以贈之湘夫人亦捐袂遺襟而搴杜

若以答之而愛芳惜時之意則彼此皆同而相契之深固不待其形之會合而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矣而凡君臣之遭逢夫婦之配偶朋友之交結其類皆如此而志乖道違中道棄捐者可不知所鑒於此哉此蓋屈子寓言以垂戒者也舊註指娥皇女英之事固甚謬而又獨以君臣爲言亦非也

大司命

司主也命吾人死生之命也按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又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

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曰大司命者固爲上台之星而曰少司命者則爲文昌第四星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然則司命之星天子諸侯皆得而祀之其來也久矣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寮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凡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篇中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廣開今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
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
州何壽天兮在予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盛貌天玄而地黃
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也飄風廻風也先驅猶
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凍雨暴雨也灑
塵以清道也言天門廣開而已乘雲出入於其中
驅使風雨以從已以見已爲帝所寵而威權之盛
也廻翔盤旋貌下降也踰過也空桑地名山海經
曰東曰空桑之山按天文大司命三台星在文昌

少司命之東故借以爲言也從隨也欲少司命之
降下而已轉踰空桑以相隨庶得以共治而分憂
也曰君者尊之之詞至於望彼從容以來下而已
不憚崎嶇以相從其詞意又謙謹和悅而非若在
上以語在下者之嚴詞峻色也總總衆貌言其人
之盛也九州言其地之廣也善終曰壽短命曰夭
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曰何
者嘆之之詞二句見已職任之隆也此章言已威
權之盛職任之隆不能以獨擅故要少司命以共
謀也世之爲相爲有司之長者專權而凌下恃才

而妄作視此亦可愧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
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
莫知兮余所爲

安翔從容而翔翔也乘猶乘車清氣謂陰陽輕清
之氣也御猶御馬陰陽則並清濁變化而言也或
曰參錯成本謂乘御陰陽之清氣也齊速齊整
而疾速也一曰齊並也亦通導奉引也帝天帝也
之適也往也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言已與少
司命御氣飛翺敬奉天帝而遍察九州之衆以制

壽夭之命也靈衣玉佩指天帝之所服者被被美好貌或以爲大司命自謂或以爲指少司命恐未是一陰一陽言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其語意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陰一陽也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莫知猶言不測也謂使之壽或使之夭也此章言已與少司命輔帝之勲機權之密其盡心於上同寅於寮可見矣夫上章曰壽夭在予此章曰莫知予爲大司命旣推尊於帝而又求援於少司命矣顧復攬之於已何也蓋已旣爲大司命矣而爲帝之

所委任矣烏得不任之於已哉帝之事卽吾之事
吾之功卽帝之功也其視世之付君事於不聞誇
已功爲獨有者不侔矣然觀一陰一陽二句屈子
可謂探造化之妙而善言陰陽者矣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
近兮愈疎乘龍兮鞿鞞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
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
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此章極叙已與少司命離別之嘆衰老之苦也麻
穀名也其生扶疎故曰疏麻瑤華謂麻花也麻花

色白比之於瑤故曰瑤華猶曰瓊芳贊美之詞耳
離居彼此分處也故折疏麻之瑤華以贈之而慰
此離別之情也一曰麻華香服食可致長年故以
爲美將以贈遠然服食延年之說又與三司掌人
壽夭之說及下句老冉冉之說相合意頗新奇未
知是否冉冉猶漸漸旣極者深嘆其衰老之詞也
寢亦漸也近親近也疏疏遠也此句詞反而意同
不寢近則愈疏也遺物而贈之嘆老以動之其欲
親近之意亦至矣乘龍以龍駕車也麟麟車聲也
與詩有車轄轄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久立也思者愁苦之情思也言已乘龍高駝結桂
延佇而不見少司命迴翔以下來此已之所以愁
思而愈甚也愁人亦大司命自謂也愁人柰何故
設爲詰之之詞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
也人命壽夭之命也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孰離
合可爲言人之或離或合而非人力之所可爲也
此申言愈思愁人之意言已之所以愈愁者柰何
蓋願已與少司命當如今日之會合安樂而無虧
損柰人生之命或壽或夭固有一定之數非但不
可容心而亦不必容心若人生之或離或合則一

東一西彼不肯來我不可去而非人之所可爲者
柰若何哉人命固有當離合不可爲蓋反詞以甚
言其離居之意而見已慕少司命之極至也或曰
大司命旣與少司命爲同寮奚有離居之歎又以
爲壽夭在已奚有衰老之嗟曰吾固謂九歌之作
如今之樂府然也屈子不過借此題目寓人事於
天道以寫已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曰
天文三台星與文昌星實東西相望而不相比故
致離居之意也亦通大抵此篇前二章言已要少
司命共脩奉帝之職後一章因嘆離居之愁也然

少司命亦非真有外大司命之意特大司命相愛之深故發相思之嘆耳

少司命

此篇乃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餘義見前篇題下不復鄭重然曰予曰余者皆少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曰蓀曰媿人者皆少司命謂大司命者也篇內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蘭芳於秋者曰秋蘭麋蕪香草名卽芎藭之葉也

一說二司命主人子孫者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古以爲生子之祥而麩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司命首言之未知是否羅生堂下言二物並列而生於堂之下也堂指大司命之堂也蓋當時二司之祀必有供神之處故言之也綠葉素枝承上二物而言若下單言蘭則又曰青青紫莖矣襲及也此少司命言已至大司命之堂而香草羅生其氣之菲菲然而及乎已也蓋亦贊美大司命之意愛其人以及其物稱其物以比其德也夫人猶言凡人也指九州之衆人而言論語曰非夫人之慟而

誰慟左傳曰不能見夫人也考工記曰夫人而能
爲罍也是已美子謂賢子孫也司命旣主人之壽
夭則有生殺之權而亦掌人之子孫矣前篇大司
命惓惓以九州之壽夭在已衆莫知已之所爲及
思慕少司命之意皆以其職重大不易稱副故極
其愁苦之思也此少司命安憫大司命之詞言九
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孫而吾大司命也何故愁
苦之若是乎然少司命非不注意於民而曠厥職
也蓋以下憫上理當然耳大司命勤苦之勞少司
命同察之好具見之矣至於夫人自有美子之意

又可見陰陽不測之妙非司命之所可容心者也
非特司命不可得而容心雖天帝亦不可得而容
心者也司命能主其壽夭而莫知其所以壽夭故
曰衆莫知兮余所爲嗚呼豈特衆人莫知也哉雖
帝與司命亦莫得而知之之意見於言表矣然司
命每以夫人之不有美子爲愁苦而夫人之子乃
自喪其美而失其天命之性其得罪於天也當何
如哉學者可以省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青青茂盛貌美人泛指其寮寀也此蓋以蘭之盛而與同寮之衆也司命之官固不止二人而已目成謂以目而通其情好之私也此少司命言同寮者衆矣而大司命獨留情於已焉蓋推恩於大司命之見愛而私致欣喜幸慶之詞也可謂善處下寮者矣上之愛下亦可見矣彼世之在上則凌下在下則援上者可不深鑒於斯哉忽獨與余目成者亦自少司命之自言其見愛于上耳而大司命未必獨私于少司命而滿堂美人俱不愛也讀者以意逆之可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言語也辭辭別也回風雲旗以見乘載之簡而
捷於出入也別離固可悲而生別離尤可悲也相
知固可樂而新相知尤可樂也少司命之與大司
命非新相知者特言此以見生別離之甚可悲耳
荷衣蕙帶以見被服之輕而便於往來也倏忽皆
迅速之詞逝往也倏而來者卽入不言也忽而逝
者卽出不辭也上先言出入而後言乘載下先言

被服而後言往來亦錯文也帝謂天帝也野外謂之郊前篇言導帝之九坑此言夕宿於帝郊亦互見也須待也誰須雲之際故設爲不知之詞以見大司命乃待天帝而宿於郊也二句倒語本謂君誰須兮雲之際乃夕宿於帝郊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於衆寮之中而獨致意於已俄頃之間顧乃出入不辭往來倏忽使已抱別離之悲者非棄已也蓋奉侍天帝勤於其職故不暇與已言辭耳上四句與下四句參錯互文本謂衣荷帶蕙乘風載雲而往來出入別離無常也樂府有生別離曲蓋

出於此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
汝髮兮陽之阿望媿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河伯篇有此二句其文
小異沐濯髮也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
匪陽不晞陽日也阿曲隅日所行也淮南曰日至
于曲阿是謂日明遠遊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
余身兮九陽媿者美女之稱媿人猶言美人也恍
愴怳也失意貌浩大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別已
而去思得與之遊戲沐髮以共樂而望之不來故

臨風恍然而浩歌以舒其鬱陶之思也然大司命
之不來者非棄之也蓋亦宿於帝郊而不遑耳二
司可謂道義兼該而彼此各盡者矣按此章首二
句洪氏曰王逸無註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
章中語也朱子曰當刪去未知其審姑載之以俟
後之君子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劔兮擁幼艾蓀
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羽爲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爲旌旗言
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登九天言所處之高也

九天固爲君位而大司命導帝九坑夕宿帝郊蓋不離乎帝之左右者也其大臣之職歟故亦可以謂之登九天也撫循持之意如東皇太一篇撫長劍之撫慧星名也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蓋謂大司命循撫其慧星以掃除其穢也擁護也十年曰幼五十曰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慧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下之善也此章言大司命所以享殊餽居高位者非徒然也蓋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實能誅除凶惡擁護良善而宜爲萬民之正以稱其職也曰獨宜

者以見此位非他人之所得居此職非他人之所
能盡也曰爲民正者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
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此爲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詞
故曰爲民正也嗚呼大司命之欲除天下之惡保
天下之善如此其心雖欲不愁苦也得乎或曰司
命者掌人之壽夭者也此又以掌善惡言之何也
蓋善者卽佑之使之壽也惡者卽誅之使之夭也
其壽其夭惟善惟惡可見司命執心公平無所阿
私也或曰今之壽者未必善夭者未必惡善者未
必壽惡者未必夭是又何也曰善者必壽惡者必

天此事理之常也反是者氣數之變也而况顏子
未必不爲壽盜跖未必不爲夭此又可與智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達者當自知之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王宮祭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漢志
之號實昉於此盖日出於東方故曰東君東
言其方君稱其神也篇内凡曰吾曰余者皆
設爲東君自謂也朱子以爲主祭者自稱非
是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日將出曰噉將入曰晡檻楯也蓋東君之祀必有其處如前曰宮曰堂是也此檻者宮堂之檻也扶桑見離騷乃倒文也本謂朝噉將出於東方而其光自扶桑照夫檻耳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日之東升未必真有車馬特設言耳安驅從容而馳也皎皎明貌夫日既出東方則冥冥之夜變而爲皎皎之晝矣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
徊兮顧懷

輶車轅也駕龍輶以龍爲轅而駕之也朱子曰龍
形曲似之故以爲轅乘雷謂以雷爲車輪也朱子
曰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載雲旗謂以雲爲旗
而載之於車也三者亦設言耳低徊猶遲疑也顧
懷顧念懷思也此章申言上章將出而未遽出欲
明而未遂明之意今日之將出而登高以觀之其
勢若進若退而摩盪之間實有如長太息而將上
心低徊而顧懷者矣非屈子不足以爲其妙也

羗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絙瑟兮交鼓簫鍾兮
瑤箴鳴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羗語詞聲色絙瑟以下七句是也娛樂也愴安也
二句統言之也下文析言之也言聲色之美足以
樂人而使觀者安然而忘返也蓋甚言其聲色之
美耳無他比喻也上二章蓋迎神之曲故述其將
出之難此章蓋享神之曲故述其聲色之盛而下
章則反復窮其出入往來之無已也絙急張絃也
交鼓對擊鼓也簫簫管也簫鍾者謂鍾與簫相應

者也書曰笙鏞以間註曰鏞大鍾也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笙可以推矣爾雅曰木謂之箎箎者懸鍾磬之木也瑤箎以美玉爲箎飾也鳴者吹之而響也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一寸廣雅云八孔未知其審詩曰如埴如箎是也瑟絲聲也鼓皮聲也鍾金聲也簫與箎竽竹聲也其八音畧備詳言之以見其盛也保如傭保之保靈保保之善者也指

男子而言媵美女之稱賢媵媵之賢惠者也指女子而言猶後世賽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卽靈保賢媵之謂矣而曰思者以見保媵易得而靈與賢者不易得也故思欲得之而使之歌舞以樂神也翽謂翽然也輕揚之貌翠翡翠鳥名也曾高舉也此句倒文以協韻耳本謂靈保賢媵之舞如翡翠之鳥翽然高飛可愛也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謂保媵之衆也詩言其聲舞言其容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

五聲之高下節調節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此句總結上六句言人之歌舞與樂之律呂節奏皆相應而不乖相合而不違此所以爲聲色之妙足以娛人使觀者愴然而忘歸也旣以娛人則足以樂神可知矣靈之來者言日神之喜悅而來也蔽日者言神來而官屬之盛也此篇祀日神而言蔽日者借言之也如雲中君亦謂遠舉雲中耳九歌諸篇屈子亦多寄興趣漫寫情懷固不必拘拘着題亦不必篇篇諷君也讀騷者不可不知此意或曰靈之來卽承前噉將出而言耳噉言形靈

言其神也首章曰夜皎皎兮既明豫言之而尚未明也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則漸明矣靈來蔽日始大明矣此亦言之序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上衣下裳之飾也矢箭也天上有矢星天狼亦星名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王逸曰以喻貪殘

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兮射
天狼言君當誅惡也瑗按非真有以射之也日出
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下皆倣此操持也弧
木弓也亦星名上言矢此言弧互見也晉志曰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註
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
天下兵起此云操弧猶言韜其弧也反復也淪沒
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成功者退天
狼旣射之矣可不韜持弓矢而復引淪退處於故
處乎王逸曰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

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引也斗酒器也古人飲酒以斗計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詩言不可以挹酒漿而此言援北斗以酌桂漿者取義各有不同也酌謂以斗挹而飲之也漿酒漿也指月光而言故月光謂之玉液金波桂漿者月中有桂故曰桂漿與他處言桂漿者不同未知是否大抵援北斗而酌桂漿者亦宴樂而享其成功之意也撰亦持也譬日御也馳言其速也翔自下而上也與前撫

馬安驅駕龍乘雷等字俱要活者不可執泥也杳深也冥冥幽暗之甚也指地下之太陰而言東行猶言東升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瑗按自篇首瞰將出兮東方至舉長矢兮射天狼雖其詞不一皆言自夜而晝也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皆言自晝而夜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又言自夜而晝也夜而晝晝而夜晦而明明而晦往來循環無有窮已光陰迅速莫可淹留一晝一夜成功者謝一夜一晝當職者走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豈

可不知所務及時建立功業脩明德政而徒晏安
怠惰縱肆驕傲以流遒光景而虛擲此白日乎屈
子之意深矣遠矣自是之後惟李太白烏棲曲得
之他人蓋不知也烏棲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
王宮裏醉西施蓋言荒淫之樂已自朝而至暮矣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又銜半邊日又言自夜而
晝自晝而復夜矣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
江波東方漸曙柰爾何又言自夜而晝矣數語之
間而晝夜之輾轉荒淫之無窮其諷刺之旨見於
言外可謂得東君篇之深者矣可謂屈原之佳子

第矣可謂黑於涅而青於藍矣後世樂府有日出
日行或昉於此乎李太白日出日行日日出東方
隅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亦
謂自夜而晝自晝而夜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
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
規矣詎不信夫或曰末章但言自夜而晝自晝而
夜無取譬之意未知其審姑誌之

河伯

按此謂九河之神也曰伯者稱美之詞如稱
湘君東君之類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級之

稱也王逸以爲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
友則鑿矣其神亦泛言耳山海經以爲冰夷
穆天子傳以爲無夷淮南子以爲馮遲莊子
抱朴子以爲馮夷其言皆荒誕不可稽者闕
之可也又按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後海是祭河者先王之典也諸侯惟祭境
內山川耳今九河在禹貢屬冀州非楚之所
得祭而祭之者僭也屈子之作亦不過借此
題自寫已之興趣耳無暇於他及也篇內凡
曰汝曰靈曰子曰美人皆指河伯也曰予者

原自謂也讀者詳之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駢螭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鈎盤曰扁津也禹治河至交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扁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南分爲八枝也衝風暴風也橫波惡波也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水車以水爲車也水之縈迴流轉似之故曰水車或曰謂駕龍於水曰水車荷蓋以荷葉爲車蓋也荷

形似蓋故曰荷蓋駕兩龍謂以兩龍而駕車也在
旁曰駮駮兩駮也兩龍則兩駮矣螭如龍而黃無
角此章乃屈原致意河伯之詞欲與之遍遊九河
而凌風波乘車駕以嬉戲也下三句皆遊九河之
事與具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
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四望回首而遍視四方也飛揚不定貌
浩蕩無涯貌楚辭中有曰憺忘歸曰悵忘歸二者
不同亦當有別憺安也謂以忘歸爲安不欲歸也

悵恨也謂以忘歸爲恨尚欲歸也曰極浦言其遠也自崑崙視之則爲遠浦所謂望泔湯兮極浦是也託言河伯之所在也下文曰南浦者指其方也自流水之大勢而言則爲南浦寤覺也懷思也曰暮忘歸故宿於崑崙之上旣寤而猶懷也悲回風篇曰忽顧寤以嬋媛是也此承上章言已欲與河伯遊戲九河約之不至而登高以望之也四望者望之周也忘歸者候之久也寤懷者思之切也屈子之致意於河伯也至矣瑗按此所謂崑崙者只取登高山以望河伯之意無取於河源之說也或

曰遊九河者統其概也登崑崙者沂其源也遊河
渚者泐其流也容更詳之

魚鱗屋今龍堂紫貝闕今珠宮室何爲乎水中

魚鱗屋謂以魚鱗飾屋也龍堂謂以龍鱗飾堂也
不言鱗者承上文也或曰使龍蟠於堂柱也亦通
貝蟲名其色紫故曰紫貝闕門觀也謂以紫貝飾
闕也珠宮謂以珠飾宮也皆言河伯所居之華美
也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寬敞有似
於堂紫貝中虛有似於闕珠藏於蚌有似於宮故
各以其似言之也何爲乎水中者蓋承上章因候

望不至復詰而訊之之詞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
可以爲士矣彼安於宮室之美而畏風波之險局
於委巷之見而無四方之志者其與河伯之沈沒
而不振也又何以異哉此王逸之意乃言外之旨
亦學者所當知也洪氏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
之類以爲宮室也瑗按言河伯則述魚龍珠貝螭
鼉水車荷蓋之屬皆水中物言山鬼則述狸豹猿
狔及諸草木之類皆山中物也讀者亦不可不察
乘白鼉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

大鼈爲鼃或曰鼃老則變而爲白也遂從也文魚
魚有班彩者也羅鄂州曰白鼃豐背而有力乘之
以見其安文魚有翼而善飛逐之以見其輕渚洲
也流澌水流渙漫貌紛盛貌來下者水流自上而
下也蓋水之來下卽靈之來下也此承上章因河
伯不至而訊之故復致同遊之意而河伯卒來相
與遊戲也或曰屈原欲與河伯駕龍驂螭乘風破
浪遍遊九河而河伯卒不至相與乘鼃逐魚遨遊
洲渚之間則河伯紛然而來下也是亦小大之辨
也瓊按此說亦言外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
隣兮媵予

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
晉宋間猶如此也東行者順流而東也既曰子又
曰美人者重言以稱之也既曰東行又曰南浦者
蓋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水之大勢望東南而走
也故曰東行曰南浦互言以見之也滔滔流而不
已也來迎者河之衆神遣迎河伯而歸也隣隣盛
貌也媵送也媵予者河伯遣魚以送屈原也此承
上章蓋言已與河伯既已遊畢遂交手而行送河

伯向東南而去祗見流波滔滔來迎河伯而河伯亦遣魚鱗隣以送已也其遊戲之樂繾綣之情可想見矣此篇共五章其言亦自有序一章乃屈原致意於河伯相約共遊之詞二章乃相約不至而思望之詞三章乃因候久不至而訊之之詞四章乃復申前約而河伯來遊之詞五章乃既來共遊而相別之詞讀者幸毋畧焉或曰洪氏賢人處非其所之喻朱子辨之其說是矣今觀靈何爲乎水中一句而王逸以河伯之居沈沒水中言之亦似有理何如曰王逸之說似矣但讀者不可句句以

爲取譬其大旨又不過屈子因河伯之題而發已樂水遊戲之意至於君臣之間則無謂也朱子謂三閭大夫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則非矣

山鬼

瑗按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山鬼者固楚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題以寫已之意耳無關於祀事也謂之山鬼者何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盖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山神山靈云耳奚必嘒夔魍魎魑魅之怪異

而後謂之鬼哉此篇大旨蓋言賢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宜嘯歌旣而厭其寂寞出仕而不歸者故託山靈以思賢者欲招其相與終志隱遁而賢者卒迷於世途而不復返也若孔稚圭北山移文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皆託山靈以爲言耳至若淮南小山之招隱士篇亦如左太冲招隱詩一也皆謂當世馳逐於富貴之場欲招之而隱於山林耳蓋矯其弊也惜乎後之解淮南招隱者皆謂欲招屈子而出失其旨矣後之解此篇者又

多牽強纏繞而失屈子之本意尤甚讀者試
削除舊說而虛心以諷詠之則可見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者自屈原而謂山鬼也山鬼非人而今託
人以言之故曰若有人或曰李太白送岑徵君鳴
臯歌曰若有人兮思鳴臯左傳曰若而人也然若
者亦設詞之通稱也非必鬼而後謂之若有人也
阿曲隅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
矢弗過盖山阿委曲之處而與世途相隔固宜爲

隱者歌笑之樂地也女蘿松蘿也蓋蔓草之附生於松者薜荔女蘿二物乃隱者之所宜服而非黼黻之比也睇微盼貌含睇者窈窕之見於目者也宜笑者窈窕之見於口者也子者託山鬼而謂隱者也予者山鬼自謂也窈窕二字雖爲美女閑雅之稱然亦從上山阿字生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旣窈窕以尋壑是也此章託山鬼述隱士初愛山林之幽深而隱之故曰子慕予兮善窈窕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桂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兮獨後來

豹狸皆獸名蘭生石上者曰石蘭乘豹從狸夷車
桂旗被蘭帶衡其詞雖在此而其意則在女蘿之
下含睇之上皆山鬼自叙已之被服車乘之樂也
夫此固非黼黻軒冕之榮而清脩隱逸之士籍此
亦可娛憂而卒歲矣又何必外慕也哉芳馨泛指
芳香之草也遺詒也所思指初慕已之人也余山
鬼自謂也幽深也篁竹叢也終不見天言已居幽
篁之中而終不改其操以求逐於外也其詞若自
以爲憾而其意乃嘲隱者之厭寂寞而舍已以去

也路險難言山路之崎嶇也獨後來責隱士畏山路之崎嶇而來之遲也責其遲來者蓋猶望其來也故折芳馨以詒之其招之也至矣其諷之也婉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羗晝
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
華予

表特也特然獨立無與同志故也上章言處幽篁之中以其所居而言也此言獨立山上者蓋因折芳馨以遺所思而所思者獨來之遲故登高以望

之而已所處之高超出世氛之外之意亦可見矣
容容雲盛貌雲反在下盖以已立山上而所處之
高故也杳冥晝晦人立山巔極高之處而俯視山
下則冥冥而晦若一氣之鴻濛也非得登山之趣
者不足以寫其妙如此也東風春風也亦謂之谷
風詩曰習習谷風是也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
零既曰靈而又曰神者重言之也容容冥冥二句
言山下之穢濁以見已所處之高也和風善雨二
句言山中之清潔以見已所處之樂也靈脩卽所
思之人而昔慕子之窈窕者也然彼既初慕子之

窈窕而來隱而予亦欲留之共玩此樂以終身而
使彼安然以忘歸也柰何彼初而慕之既而忽舍
我以去竟不見其復來而今歲以晏矣又孰有華
予者乎華予猶慕予也山鬼之志甘澹泊而忘毀
譽者也非必欲人之華已蓋反言以嘲隱者之不
終舍已而去耳此上三章一章言隱士初慕已之
窈窕而隱之既而厭其幽險而去之然猶望其來
也三章則歲已晏矣而終不肯來無復慕已之心
矣其棄已之心以漸而隆也甚矣山林之樂爲難
終而富貴之榮爲易溺也嗚呼古今若此者多矣

彼指南山爲捷徑隱泉石而不終者聞此亦可愧
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
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謂芝草也一歲三華故曰三秀張衡思玄賦
曰冀一年之三秀是也采三秀於山間亦折芳馨
以遺所思之意也磊磊石衆貌葛草名可作布者
蔓蔓葛盛貌曰公子曰君卽指所欲留之靈脩也
屢變文以稱之耳此章備言之下二章又以君與
公子分言之亦文體也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已

也此山鬼言已采三秀於山間欲以之而遺所思也然見石葛衆盛難於采折不覺怨公子而不歸也使公子果思我而來歸則我又安得有此采采之苦乎雖然以我思公子之心而忖之則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間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山鬼之怨其容已乎然公子未必思山鬼也而山鬼猶以思已不已言之可謂忠厚之至矣瑗按此悵忘歸與上章憺忘歸不同上謂欲使隱者安於山中而忘歸於世也此謂恨隱者逐於世俗而忘歸於山中也讀者詳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
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也芳杜若言已採芳香之草以
爲佩也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
香潔自脩飾也三句山鬼自叙其山中清潔之樂
事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
能無疑信之雜也而與向之思我不得閒者有間
矣夫其所以思山鬼而或信或疑交作於胸中者
蓋有時天理之流行而思山中之清淨世俗之擾
攘故然之也有時人欲之發見而思山中之寂寞

世俗之紛華故又疑之也然而或信或疑終遂於
世外而不歸乎山中者是理不足以制欲而欲反
勝乎理其道心之微而難養人心之危而易傾也
有如此哉嗚呼松栢之蔭可以棲遲石泉之飲可
以樂飢而杜若芬芳之佩服又豈曰無衣乎如此
亦可以卒歲矣胡爲乎裂薜蘿而毀蘭衡棄狸豹
而擲夷桂抗塵容而走俗狀驅馳於黼黻軒冕之
榮哉有志者可不砥礪於此乎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雷動則雨興矣獲獸名啾啾
小聲而衆也曰又夜鳴者以見雷雨交作於晝者
也颯颯秋風聲也蕭蕭木落聲也秋風起則木葉
落矣前言東風飄而歲旣晏蓋自春而冬歲一週
矣此云采三秀而風落木歲又一週矣至此而不
歸來山中則終不來也可知矣此上三章一章言
思我不得閒二章言思我然疑作三章不言公子
之思我而言我思公子徒抱離群之憂者則公子
之不思我也可見矣其思我之情又以漸而殺也
然山鬼之思公子之心終無時而已也可謂忠厚

之至愛人之深律已之嚴矣。按此篇六章前三章言隱士棄已之心以漸而隆，後三章言隱士思已之情以漸而殺。然二者亦相爲表裏也。棄心之漸隆，故思情之漸殺；思情之漸殺，故棄心之漸隆也。嗚呼！始而慕之者果何心也？終而棄之者果何心也？世之隱而不終者，可以鑒於斯矣。

國殤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此曰國殤者，謂死於國事者。固人君之所當祭者也。此篇極叙其忠勇節義之志，讀之令人足以壯浩然。

之氣而堅確然之守也後世樂府有從軍行
其或昉於此乎漢魏而下雖多能言之士何
足以踰之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操謂持之於手也吳謂吳國戈平頭戟也蓋吳人
善爲戈故效吳人所爲之戈如考工記云吳粵之
劍是也被服之於身也犀水獸名甲鎧也謂以犀
革爲甲取其堅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戎車
也錯交錯短兵刀劍之屬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而擊也接如孟子
兵刃既接之接非接續之接也司馬法曰弓矢圍
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戰
鬪之法也上言吳戈乃長兵也長短備言先長後
短二句可謂得立言之序而知兵法之深者矣旌
敵人之旌也蔽日若雲言其盛也矢交墜謂敵人
衆多而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相射彼此
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蓋言敵人之盛
鋒銳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
以退也其敢於敵愾可見矣此章吳戈犀甲言器

械堅且利也車錯兵接言兩軍戰而鬪也蔽日如雲言彼衆而此寡也交墜爭先言彼雖盛而此不怯也嗚呼敵矢齊發劇不可禦雖有堅甲利兵不足以當之而士方且爭先其勇當何如哉非真有親上死長之心素積於平日者不能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騃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凌犯而亂也余屈原代國殤而余也陣陣勢統言之也躡越而踐也行行伍析言之也殪死也曰騃

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駢駢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死也旣爲所傷殪則車馬不能用故埋而繫之也玉抱以玉飾抱也援抱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不因爲敵所傷敗而遂餒也懟怨也威靈卽謂天之威靈此句辭對而意互本謂天時威而懟怒以狀敵人威勢之盛也嚴威厲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盡者無孑遺之意也言敵人殺我軍而盡也廣平曰原牧外曰野棄原野謂骸骨棄原野而不得葬也夫陣勢行伍俱爲敵所亂左駢右駢俱爲敵所傷非不勇也彼軍蔽日如雲寡不能敵衆耳然

猶埋輪繫馬以示必死援枹擊鼓徒步而戰敵威
方盛殺戮無遺然我方甘死原野棄而不顧其勇
又當何如哉上章言接戰之初不畏其衆而爭先
此章言既敗之後不畏其威而樂死俱以見其勇
也天時懟威靈怒蓋言敵勢威風之壯盛如天神
憤怒實可惴恐而我方且戮力赴鬪雖被彼痛殺
三軍盡死骸骨暴棄所不惜也嚴殺盡棄原野猶
言拚着都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肯休
也非所謂既勇又以武剛強不可凌者乎然此章
卽上章敵衆爭先之意而未二句尤見勇士不忘

喪其元之志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劔兮挾秦
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出不入往不返易水之歌其意蓋如此此句表壯
士從軍之初心自誓之志便若是也故能生則勇
武赴鬪雖死不悔死則魂魄神靈毅爲鬼雄以享
國家之祭也平原超忽謂不憚道路之遠也秦弓
義如吳戈之說帶劔挾弓不忘所有事也離斷也
懲創艾也首雖離而心不悔亦追述其初自誓之

詞非謂已戰而死也。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剛不柔也。強不弱也。曰誠者可見其出於中心。曰終者可見其不變也。不可凌總承勇武剛強不可犯而言也。此六句乃表國殤在生之素志。舊說承上章棄原野而言其魂神如此。恐未是也。身既死則言其已死矣。故上曰首雖離。雖之與既二字文勢亦自不同也。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威靈而不泯滅也。韓退之曰。小人身死其鬼不靈。誠哉是言也。魂魄則神靈之謂也。毅爲鬼雄者謂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此篇三章上二章言士之

敢於爭先敵愾而不畏死末一章又表其出於誠心也惟首雖離而終不悔故能身既死而神猶靈惟生爲士之先故能死爲鬼之雄也非勇武剛強之至而忠貞節義之積於平日也曷足以當之而不撓哉此古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非屈子抱忠烈之心者又不能言之曲盡其妙也雖然父母妻子人皆有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吾每讀出不入兮往不返之句未嘗不三復而悲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固不可不存此志而爲人君上者尤不可不知此慘也故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耳。唐人詩曰：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道也不獨爲人君者不可不知，而世之爲將帥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俱非是。蓋魂猶神也。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卽章首成禮之禮字，一作祀者，祀與俗礼字相似而訛也。蓋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後世不知此篇爲九

歌之亂辭故釋題義者多不明也或曰九歌十篇豈可總爲一亂辭乎曰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蓋皆於諸篇之後而總爲一亂辭卽其例也或曰此篇當有亂曰二字而今禮魂二字蓋因此篇之首句有禮字前篇之末句有魂字而傳寫之誤也未知其審姑識其疑而此篇爲亂辭則可以自信而不惑矣讀者細玩此篇之旨而遍考東方朔及二王之作當自得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成禮謂祀事將終也會者翕聚之意如前五音繁會展詩會舞之會字會鼓者謂祀事將終而急疾擊鼓翕聚以止之也傳者或已授之於人或人授之於已也芭香草名所以相傳者此物也或曰芭與葩同謂草木之花也亦通代舞者謂更相替代而持香草以舞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柳子厚詩曰楚舞舊傳芭是也惟其相傳故相代也媵女謂美好之女也猶言媼人姣人佳人美人也倡倡首也蓋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

方隨以和之也王逸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是矣朱子以女倡二字相連看謂女子爲倡優者非是享天地山川之神不應用倡優女子况媵女二字相連騷中往往有之容與從容貌謂有態度也芭者言持舞之物媵女者言所舞之人容與者言所舞之善也祀事將終繁然擊鼓一人先倡傳芭而舞轉相傳授更代而態度亦且容與可觀此禮之所以成也古語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此蓋錯舉四時之物以見寒暑之變遷也舊註謂春祀以蘭秋祀以菊卽所傳之芭也非是長無絕謂

祀事永久不斷也終古見離騷所以申言長無絕之義也卽與天地齊壽與日月齊光之意夫春蘭秋菊暑往寒來草木變衰四時代序不知其幾千萬年而神之享此祀事樂此歌舞則與天地相爲永久終古而長不絕也猗與盛哉非真有功德於民者曷能如是乎或曰今俗行酒有催花擊鼓之戲卽傳芭代舞之遺風也

楚辭

朱子集註

少陵自一擬問天
自斯此律休問天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儻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此篇所問雖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尚巧之愈，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注之說，則其靡亂不可

天問

一

可

曰
屈子哀河之河垂遠通
其下之也下二句言天地
道古之初老子所謂天
地之始象帝之先也
形而上者之謂天形而下
者之謂地者言也
像形之變者形則有
質天像地形則有質
輕動靈氣合其理屬
子及之不知正理變者
之像像像冰之說說
說此則而附之耳屈子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宋儒能言其所以
然而實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外雖亦下附一行
然內之理但與中一行
斤巧相制作是知非
然也程朱極極極極
命之變大於神妙之矣

知所釋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
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
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
冥昭

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闇闇又作暗馮
闇闇又作暗馮

皮冰反○冥闇也昭明也謂晝夜也
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氣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

地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窕
真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

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
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然

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明明闇闇惟時何
誕者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譏也

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化叶虛為反○明明闇闇謂

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此問蓋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

其所以然者實未契其
所然也

相二切而又猶暗而又
明暗不已也○胡明
者蓋而隱也○胡暗者
而陰也上二句其動量
而明暗夜而輪暗明
情通代不已果將何所
管於平下一句又推本
上二句而得之耳○三
余古通用謂陰陽二氣
余韻會合類也○萬物果
何所本始而亦化乎般
梁之說亦非○朱子雖
以理釋天字○屈子只
直陰陽三合而原舞天
字連字和內王以天地
人釋之亦非○蘇東坡
宛平文之曰○況三才
強爲說數而小深考三
典余固於焉○蓋其共
說也○胡明曰非曰此
首末與空同○希子勸李
爲君子○揚洋而曰參羣

物之所爲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
何者爲化乎今答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
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
爲而非有爲之者也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
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
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
不已者爲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圓則九重孰營
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圓則九重孰營
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圓與圓同度待洛反○
也九陽數之極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
所謂九天也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
南何虧非也焉於度切篇內並同加叶音基又如
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幹說文曰穀端脊則足
車轂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廉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
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

即予之疑固是不知天地自相依附之外又何所倚附耶無涯而無涯又鄰地來備從以理亦不能使人昭然也非獨不能使人昭然吾心未嘗從虛言之於已而又未能飛出乾坤之外以觀之又安能除然於心也周孔未嘗一言以及於此亦以其不可論也作情動以理定

故問此天之於地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九天之際又問八柱何所當植東南何國屬關乎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放聲屬音注數所詞反○九天即所謂圓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無附也隅角也○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濕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元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

而自問然於心者亦
去而已矣

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
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
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滯矣豈
有管度而造作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
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
無滯則其邊際放屬隅限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
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野天何所沓十
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厲

反屬之欲反分叶數因

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厲列也言日月象星安所繫屬誰厲別也○上章
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為天地相接
之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
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
也左傳曰日月所會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
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
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
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
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

天問

三一

可

天之鶴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而合得天運之
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
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
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起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
以遠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
皆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
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曜自
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
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張衡靈憲曰星也
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
皆得之矣**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音陽字作賜汜音似上聲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
宅嵎夷曰賜谷卽湯谷也不雅云西至日所入爲
太蒙卽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荅
之曰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山水乃昇於天
乃其西下又入於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行
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
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夜光何**
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兔與兔

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

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遠

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

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

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

死之明即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纒於西既望終魄

干東而翹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流括之說乃爲得

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側一銀丸以粉塗其半側

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纒如鈎日漸遠

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

之則杳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

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

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

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

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

天問

四

可

此上十頁皆同蓋
女姓一以疑辨難

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強何處惠氣安在
夫音扶強巨良反在叶音紫。女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今答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同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歧之事無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歧易首之問則又未知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卽謂此然益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厲者氣之逆也以其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克塞宇宙其爲順逆有以天時水土之所值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焉

何圖而晦何開而明角
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

此此篇雖無不祭亦頗有僭禮非漫然而亂近也

宿未旦曜靈安滅

圓胡胤反明叶音芒宿音秀滅與

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荅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入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闇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汨音骨師一作鮫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鮫字尚叶音常曰一

作荅行叶戶郎反○鮫事見尚書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僉衆也課試也○問鮫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適行其說也荅曰鮫之才可任治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

耳鳴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鳴虞肺反聽叶

平聲。鵠，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鵠死爲鳴，龜所食。鵠何以聽而不爭手，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鵠聽鳴，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願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無足荅矣。

鵠夫何以變化

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弛腹。一作復筆力反。向下一有故字。

化叶虎爲反。又音摩。○永長也。過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鵠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荅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以爲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爲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稟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作

緒音叙。○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鵠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荅曰：

此言盤壘之事

二河略上二節古賦
連水也而敗也
連水也而敗也
連水也而敗也

鯀禹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蓋鯀不順五行之性築
隄以障涸下之水故無成禹則順水之性而導之使
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濟馱滄澗川孟子
所謂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是也程子
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証也

何以墳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實與墳
同則一作州墳叶數連反一作債非是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墳
土之高者也此問洪水汎濫禹何用實塞而平之

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
之而已無事於實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官

可田矣若曰必實之而后平則是使禹復為鯀而父
子為戮矣柳子對曰行鴻下蹟厥丘乃降鳥填絕淵

然後夷於土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
畫何歷失韻非是

此言是也畫音或歷叶音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

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禹因而治之也柳子對曰胡聖為不足反謀鯀何所
龍知畚鍤窵勤而欺畫厥尾此言得之矣

太平西嶺水性險峻
若因崖則有注
其有字凡言險峻
此中言其險峻
天虎曰禹之初降
之於陸渚自曰
來其初是也
亦填有為其
則屬子亦不
矣

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堅何故以東南傾憑皮膺似

一無以字。鉅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答舊說康

回共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

之言不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一安

甚可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一安

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戶舊音烏非是。錯置也洿深

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澗注澗曰谷。此章三問今

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

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

不知何時已而不匿拂子日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

充土區而濁濁清墳墟又何益焉三子之言逝相祖述

泄滯復行歸運激激又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

東而復達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

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
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
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
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
不窮也一作墮音妥又徒禾反○脩長也隳狹而長也衍餘
地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
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豈固富有窮但既
非人力所能遍歷筭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
足知唯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若有据倣然
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縣音玄一作玄非是

尻與居同在見上○崑崙縣圃見強經崑崙崑崙水

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縣

圃增城高廣之度諸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

怪妄說不可信耳

何氣通焉

辟與闢同一作闢一作開○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法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

此四句乃所之詞
周子問其世傳之
業乃以此章所
求是與之語何其
不與之章耶

此句語能言
飛鳥何能言亦不
會飲言亦可以
食地之言理復首
會可見矣屈子去
謂魯君魯默而能
人官者乎諸家街
以復復之不及
門豈非是

納不問之風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

何光照叶之浩反揚一作陽○舊注以爲天之西北

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匝

地固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尤是兒戲之語不足答

也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方曰南

而陽盛故多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

南燕之比觀之已自可驗則愈遠愈偏而有冬煖夏

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禮曰偃焉有龍虬負熊

惺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焉有龍虬負熊

以遊非是虬或在龍字上以韻叶之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虺許偉反儵與倏同在叶音紫

死作老非是○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掌倏

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

謂此也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固未可

信然俗傳山中有年老不死子孫藏之雞窠之中

此上我逐世俗得
介物外之妻而關
之也

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
風氏守封禺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
靡萍九

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反靈一作非泉相里

作骨○靡萍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云浮
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泉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

山有草其葉如象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
色清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蝮蛇亦

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黑水女趾三危安在延
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

年不死壽何所止
趾一作止一作趾在見上○黑水

真人壽蔽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
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魚何所甦堆焉處羿焉蹕日烏焉解羽
鮫音陵一作

多回反蹕一作甦說文云蹕射也音畢作彈者字誤
也鳥柳云當作鳥○鮫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

形似鰓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
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

尺可

三月

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鵲雀食人彈射也淮南言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射十日也春秋元

命苞三足鳥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

羣鳥之所生及所解也天于傳曰比至曠原之野飛

鳥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唯陵鯉人所共識其

餘則有無不可知而蹕日之說尤怪妄不足辨解羽

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

羽二字以問於義亦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絕焉

通願亦無足辯耳

得彼僉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功叶音光土下或有四

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并

無二字則又無韻矣馬一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僉

一作涂音塗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

下土四方當作之時焉得彼僉山氏之女而通夫婦

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塗山

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

以私害公自辛至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瞿不同

甲四日復往治水

味而快鼯飽

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爲作維不作欲鼯一作晁一作朝並以陸遙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閔憂也言禹所啓

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啓

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孽一作孽並魚列反○益禹賢臣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遣也蠶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意不服啓遂與之大戰於甘故曰離蠶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舊說如此皆歸歟籟而無害厥躬何后未知是否不敢答也

益作革而禹播降

歟一作射籟一作胡攻反○此章之義未詳

啓棘

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歌叶巨依反地叶音

低一作墜○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夔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

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

秦萬舞之類耳屠毋疑亦謂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
 化爲熊以通輟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
 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
 在蒿山見漢書注竟地卽化石也此皆流妄不足論
 但恐文義

當如此耳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夫河伯而妻彼
 雒嬪胡下一有羿字非是歟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

華更也孽憂也言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傳曰河伯
 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

雒水神處妃馮珽利決封豨是歟何獻蒸肉之膏而
 交亦妄言也

后帝不若馮音憑珽音遙豨虛豈反歟叶時若反蒸

雅弓以廬者謂之珽珽廬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
 闡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鈞弦閏體也后帝

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
 帝尤不順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夸夫快殺罪豨以

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浞娶純孤眩妻爰謀何羿
 胡肥合舌喉而溢厥福

之歟華而交吞揆之

字○寒泥見騷經眩惑也爰於

也言泥娶於純孤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羿也
軼華禮所謂貫華之歟左傳所謂躄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羿之歟藝
勇力而其象乃交進而吞謀之手此即騷經所謂淫
遊佚政而乱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

焉

化下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鮫事然羽山東裔
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岩墮死亦無明文

左傳言鮫化為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
鯨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鯨也說文又云能
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咸播秬黍
廟不用熊白及鯨為膳豈鮫化為二物乎

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秬音巨莆一作黃
藿音九一作藿○

拒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
草可以作席藿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
餘未詳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弗音拂得下一有失

字從卽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弟持藥與之文子驚恠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

也須史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

萍一作并一

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胡刀反撰雜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叶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萍萍翳

兩師各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

今亦論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拚安叶一先反○鼇大龜也擊手

曰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

抃舞事亦見列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

子下二句未詳

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

澆五吊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隕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大字○澆湼之子也

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

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

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

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

斷之故言易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

首不知何据

斟職深反取此苟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

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

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

澆所滅其子少康爲廩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茲遂

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旅謂一族五百人也

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

而能復

取澆乎

徒力反妹音末一作未嬉音喜一作喜極一作極○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

殛放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頑反叶音矜。閔憂也。無妻曰鰥。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為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替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

治之。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億意古而已。亦作億。璜音黃。○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

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

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

糟丘酒池，以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

至於云也。媧古華反，匠一作匹，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

之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

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

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恠甚而不

足論矣。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體。○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

之心燒糜浚井然舜為天子卒
不誅象何耶說見下駭第章
吳獲迄占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許訖反去一作夫○此章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為大伯真仲

未知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夏字喪去聲一作嚶○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綠烹鵠鳥之美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

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遊士謬妄之言也

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摯如字即說叶稅摯音哲即說音悅○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黎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

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眾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詰所謂致天之罰也

臺魯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帝字魯苦馬反貽一作

牧豎何處厥於其所
以危者豈非少康也又
九術少康救濟於曠
牧豎者以康也非打感
出問豈言禹得天下
以抵讓而改用兵豈有
於行危子康遂為後
豎云逸下也

有飛燕墮遺其卵而吞之因該乘季德厥父是滅
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
朝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
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
啓伐桀之有扈遂為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
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于協時舞何以
文勢似啟反為扈所弊不可考也
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懷叶胡威反平脅一作受
平曼音万心平盾也協合
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何以懷有伯
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
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曼攢瘦何反肥盛若
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豎臣庾反命何
一作何所豎
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
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
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据而恒秉季德焉
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朴匹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撲音牛叶

魚竒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乘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馳馳

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偏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篇言秉李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

肆情遵一作循有一作佚○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

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沃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雖無人棘上

猶有鴉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

之意要皆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

不足論也嗣逢長弟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

舜為天子反封象於有庠使其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庠富

天問

十三

可

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矣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

如是得

莘所巾反得叶徒力反○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句伊

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

爲此說

者妾也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一無彼字惡烏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蟲

亟去無顧居無幾何曰竈中生蟲母去東走顧視其

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

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旣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謬妄甚明不必辨也湯出

重泉夫何學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舉古罪字尤叶於其

反挑徒了反○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山之湯旣得出遂不勝衆人

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鼯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

飛孰使萃之

會龜爭盟一作會晁請盟音已見上答

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

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注云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未知是否

列擊紂躬叔且

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列一作到非是躬一作射非

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卽下何叶音矣反一作及○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揆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

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
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
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
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
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爲罪果爭遣伐器
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行叶戶郎反○爭遣伐器謂秦誓言羣后

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
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

何以使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此然耶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指○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

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

能致而欲親往逢迎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之亦恐未必然也

夫何索求

梅芒改反字從手或從木或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爲字○方言云梅貪也賈生

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騏驎、溫驪、騶騶、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詆宮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街熒絹反。○褒姒，周幽王之嬖也。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楯而告之，龍亡而縶在楯，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絜流于庭，化爲玄龜。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褒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言無常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

天閔

十五

可

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刀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飲
虫流出尸與見殺無異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

側罰治不常皆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
其所自取也

諂是服惡鳥路反諂一作調服叶蒲北反○惑紂者
內則妲已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言

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
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比于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

順而賜封之何一作巧非是封叶孚音反之一作金
○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于

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
佞人也何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也何聖人

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浼詳音
梅音浼詳音

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
醢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爲奴

二人德同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水上烏何煥
而術異也

之竺一作篤煥音郁一作煥非是一無句下二之字
○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

或曰厚也或曰駕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
曰后稷各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
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鷲温之
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
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望之耶
棄之水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煥之耶以此言之
則望字當爲天祝予之祝或爲天天是椽之椽以聲
近而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說耳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挾一作技驚一作敬切一作功馮引弓持滿也其
它文多不可曉注以爲后稷補以爲武王未知孰是
今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國
闕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國
另一作号伯昌謂周文王好爲西伯而名昌也號
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
服事殷而爲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歧社
大王所立歧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歧周之
社於入下以爲大社尤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
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天問

十六

可

丁丁急言大王始與自注徒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

何事可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感婦謂姐已也問有

譏乎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

以不救言糾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

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

罰故毀之命不可復救也師望大師呂望

聲后何喜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師望大師呂望

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

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

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

之乎然此與獵於涓濱而得太公之說不同蓋當時

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

時無問者不得并拈擊之也然則其問亦不足答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悒音邑言武

何所悒也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

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爲伯夷扣

馬之詞亦有父死不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

葬之云與此皆誤也

一無何字壁已見上○舊注以此

皇天

墜夫誰畏懼

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

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

禮命而王天下又何為使它姓代之乎其警戒之

意至深切矣

初湯臣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一作萃○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

備疑承輔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

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勳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

祭和緒業流於子孫也

中央猶中州也牧豎也
係民也

采芣豳而得物以
車致之也以取謂此亦
採芣之可詰者也

是熊黑其猛厲勇
武而烈其威也
彭鏗彭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

長彭鏗叶唐良反長上平久字彭鏗彭祖也舊說

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中
本謂上帝已爲妄說而舊注以爲堯又妄之尤也

央共牧后何怒蝻蛾微命力何固牧一作収一作枚
蓋音風一作蠶一

作蝻非是蛾古蠶字一作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
蟻○此章之義未詳當闕

水萃何喜祐叶於忌反○此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

以百兩卒無祿嚙音筮兩音亮○舊注以此爲秦公
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下皆不可
曉今闕其義伏

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長下一有先字非
是自此至篇終皆

隔句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悟一
作勝

通商聖賢子道謂得之
名皆通理之反者也

此上疑有缺文

往救則只責在臣亦作柱

士兩保家行續好地

切是未即被定於此

也也也名則為王五

年與乃曰未知君而死

恐非○楚辭王之于貞

立三年為叔公子國所

賦亦曰却放○楚合昭

未成君而死曰却放

楚文王凡也今取家慎

王得却放之云蒸而

此故也

二句直取謂或手也權既

法官以故費相送而取也

故曰就上

道好運也哉

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言叶音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愛出子文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

關殺於菟也左傳曰若放娶於却生閭伯比若敖卒

從其母畜於却淫於却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

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

論語它則不可曉矣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作議

文王子成王况也一作

作與彰

一作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一作議

文王子成王况也

一作

漢按此家能保三千年猶昔友至臨日誌若故德與之六年冬日收員立三年為却故在斯亦立五年若以爲
未知若而此則俱俱立二十年夫若門口未知若而死乎若以爲不亦其死則若及又未嘗爲人所故也亦臨之類

或疑乎

不林詩詩所寫南門李司直云外水沉何處人伴留山樵東西多少朝何幾度雪塵此皆用屈原笑則他
地則公勤會亦屬雲霄麟山上和松松南北東西共乘羊負我其某今我日詩常誰與坐寂寥全用六意結語其折
詩語中未有若出者則併及之

天問註跋

不肖風遭憫凶甫雖襁褓先人即捐館舍執然在
疾無所知識於凡手澤零落殆盡及不肖稍長或
檢之殘楮敗簾之內或索之親友收藏之處如李
杜律註自著遺稿已貴洛陽之紙惟楚辭一部更
為先人所醉心者其考核精詳疏解縝密超出諸

家之上柰天問之註為近屬輩哉匿欲揜沒先人之善懸之國門不肖以犬馬之齒漸長此書不公之於世則先人半生精力終為他輩射利真可痛惜故從之祈求不啻再三卒匿其稿不付剞劂亦何忍哉痛惟先人以不世出之才時命不偶未能觀國之光文明天下白賁丘園中道摧折所借以不朽者惟此著述之書少酌未竟之志即不肖罔極之思欲報涓埃亦賴此耳今為斯人殘缺則其虐何減於祖龍之痛也耶不肖荒謬不敢妄補謹將初解之書微有字句在於朱註之旁今梓之使

讀者因一斑而窺全豹耳悲夫屈子不得於君抑
鬱無聊託天問以寓忠君愛國之心余先人不得
於時雖未嘗掛尺組沾斗祿倘亦忠愛之心有當
於屈子而於註中相發明之卒使其泯沒者誰之
咎也余何所逃罪哉蒼蒼者天照臨下土豈有攘
人之善為己有因而滅其迹天不降之鑒也哉跪
而問之天或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萬曆乙卯年季春朔旦 不肖汪文英百拜泣跋

楚辭天問卷終